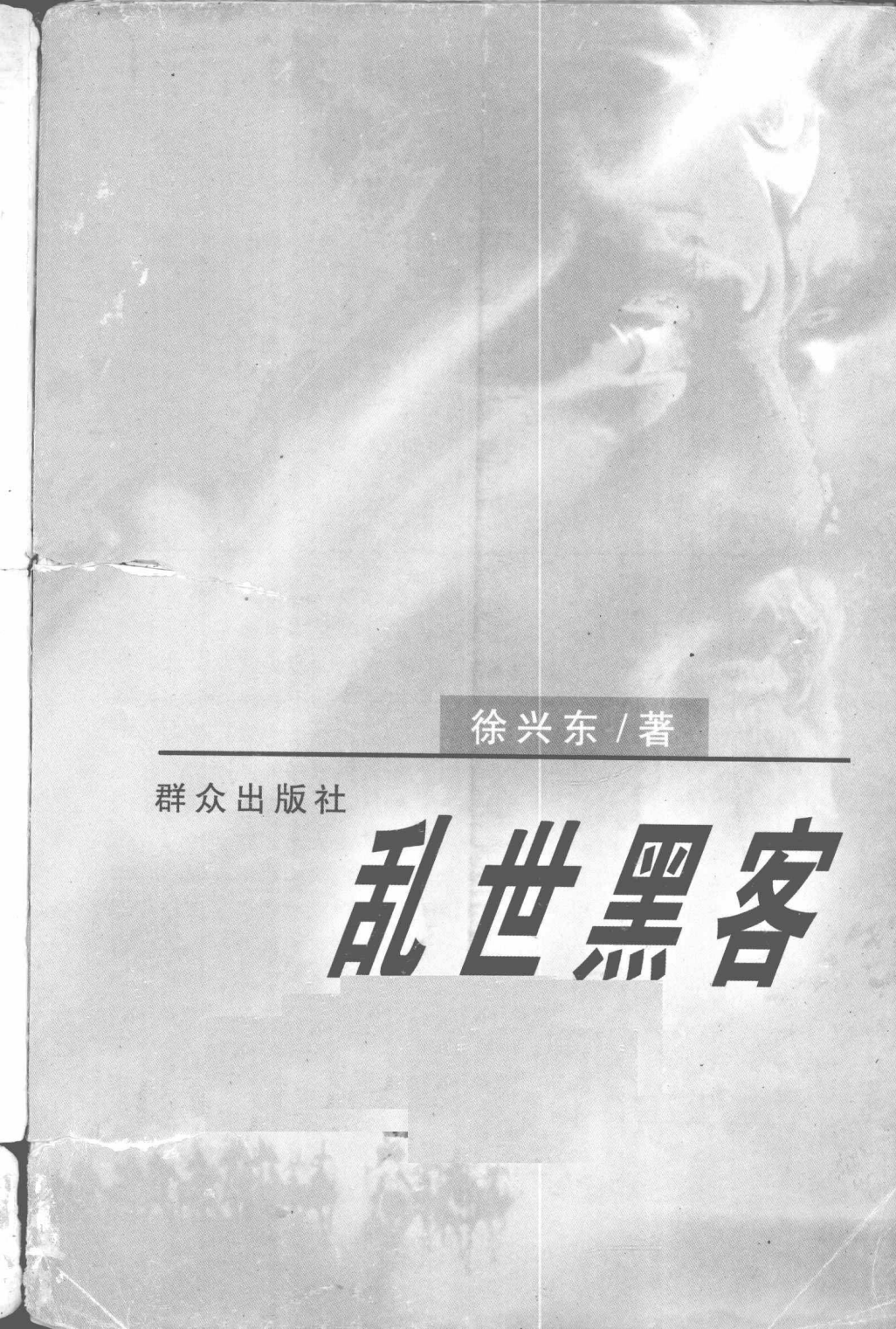


乱世黑客

徐兴东 著

群众出版社



徐兴东 / 著

群众出版社

乱世黑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黑客/徐兴东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1. 2

ISBN 7-5014-2407-1

I. 乱…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44 号

乱世黑客

著 者: 徐兴东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蒋怀宗 甘甘

责任印制: 连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1

字 数: 47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407-1/I·997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刘相云圆梦盼子 老鳖精投胎转世	2
第二回 单行孤雁筑归巢 歹心阔少作歹事	8
第三回 唐老四义传绝技 刘桂堂浪迹山野	19
第四回 为谋生远走他乡 返故里初试锋芒	25
第五回 刘桂堂山中趣语 六月六羊信义聚	32
第六回 刘桂堂蒙山人伙 快活匪山洞翻船	38
第七回 刘桂堂因祸得福 老爷子暴食丧命	49
第八回 八雄义结金兰谱 巡哨枪击刘黑八	57
第九回 刘黑七火中取栗 张黑脸见风使舵	68
第十回 投靠大树求庇佑 时来运转复称雄	75
第十一回 山头亮出聚四海 相退一步天地宽	85
第十二回 刘黑七毒设骗局 颜承桂误中奸计	91
第十三回 逞能强占万寿宫 诡剿图财走土匪	100
第十四回 官匪串演荒唐剧 荒乱年月鬼事多	111
第十五回 韩家庄喜得娇娘 白马峪棒打鸳鸯	119
第十六回 庆功淫用响铃面 贼胆再图东武安	136
第十七回 争地盘石匪挨打 施暴行孝义遭殃	147
第十八回 莱芜再度遭浩劫 李满红山结阴亲	164

第十九回	拷秧子骨中榨油	撕肉票草菅人命	18
第二十回	忙混战督办求和	权利弊黑七招安	200
第二十一回	露私情两妾遭杀	窥风向游戏军阀	212
第二十二回	何总长鲁南授勋	刘师座夸官亮职	229
第二十三回	刘世铭旧梦重圆	梁雪兰玉身难守	249
第二十四回	冯爱莲忍辱为妾	刘黑七天津寻窝	259
第二十五回	杨虎城衔愤除暴	刘黑七丢盔弃甲	278
第二十六回	投机取巧反遭要	见异思迁再易帜	286
第二十七回	刘黑七反复无常	韩复榘惊恐万状	299
第二十八回	陈习之献计招安	刘黑七怜母投韩	308
第二十九回	韩复榘祖坟遭劫	汤玉麟地盘受损	320
第三十回	刘黑七窥图热河	夏兴德接洽降日	333
第三十一回	互猜疑明争暗斗	梦落空再起贰心	344
第三十二回	冯玉祥出山抗日	刘黑七弃暗投明	353
第三十三回	吉鸿昌挺进北平	刘黑七反戈逆行	362
第三十四回	察省拱手送瘟神	鲁军合力剿仇家	370
第三十五回	刘黑七乔装潜逃	韩复榘行刺落空	391
第三十六回	降日寇假质老母	回山东再度反正	408
第三十七回	平度侥幸得美妾	鲁南投机做国军	422
第三十八回	树碑祭祖现原形	垒墙筑堡起歹心	439
第三十九回	发马丧百姓遭殃	袭柘沟刘匪逞强	448
第四十回	刘黑七谋霸蒙山	马县长独闯虎穴	460
第四十一回	八路军仁至义尽	刘黑七执迷不悟	471
第四十二回	群魔争宠纷登场	顽军进犯遭重创	488
第四十三回	走投无路降日军	志在必得布迷阵	504
第四十四回	长途奔袭捣匪巢	平地惊雷美梦灭	517
第四十五回	何荣贵神枪除恶	八路军威振中外	529

楔 子

诗曰：

鬼头刀问鼎于世，把兄弟崛起深山。
裨闾于长城内外，周旋于奸寇之间。
几度兴衰旗不倒，几番磨难志未消；
心怀叵测窥三王，逐鹿中原亦竞雄。
行孝侍母跪床前，作恶屠民尸横野。
可怜官家民养肥，孰料官家抚匪存。
万家血泪万家恨，几多冤魂悲秋风。
自古汗青标英名，而今新鲜迷独夫。
明镜高悬照妖魔，子孙谨记作鉴训。

话说黄渤之滨，齐鲁大地，山青水秀，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既有硕儒香火不断，后世景仰；又有英雄名标青史，万古流芳。“山东大汉”的美誉不胫而走，饮享海内，书香之风，尚武之俗，使齐鲁之邦锦上添花，更娇更秀。然造化又总是使瑕玉互生，良莠并存，于是，在二十世纪初的鲁南山区，扫帚星下凡，老鳖精转世，一混世恶魔应运而生。此人执一羊鞭闯荡世界，行踪飘忽不定，脾性瞬间万变，靠敲吸骨髓养活，凭攀龙附凤混大，六亲不认，好坏不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浪迹华北二十余载，为害作恶之多，罄竹难书，实为二十世纪初期一拍案惊奇之人。

此人就是惯匪巨奸刘桂堂，浑号刘黑七者是也。

呜呼！区区一乡村野夫，草莽之人，居成大气候，为一代乱世奸雄，何者？在下不才，愿为诸君述之。

第一回 刘相云圆梦盼子 老鳖精投胎转世

山东自古就是淘金者的乐园。有关南蛮子到山东寻宝发迹的故事不胜枚举。据传元朝时候，江南一位刘姓得道之人，带领妻小来山东以求发家，长途跋涉，历经坎坷，行至鲁南山区，但见山山岭岭，沟沟坎坎，草肥树茂，鸟语花香，情不自禁地感叹：“东鲁真乃好地方哪！”便将其长子留于此地，安家落户，生息繁衍，慢慢地竟发展成烟火昌盛、人丁兴旺的村镇，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地方街。

刘老夫子带领家小又向西行数十里，但见周围山奇石异，古色古香，竟疑为是上古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处，便手把石块，反复赏玩，爱不释手，眼中放光，口中念念有词：“铜石，铜石，老夫有缘，与你得见。”便将二儿留于此处，建房筑院，以承地灵之神脉。后来，竟也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热闹的去处。

一日，刘老夫子携其老三在铜石一带游逛观览，忽闻西南风刮来阵阵腥味，奇腥奇腻，不堪卒闻。老夫子仔细端详，奇味来自通向西南方向的一条大河沟，按阴阳而论，此股风水主劣，与铜石的大好风水相克，便拟前去探个究竟。一路走一路寻，忘路之远近，竟至一山梁前。父子二人疲惫不堪，坐于溪畔小憩，愈发觉得奇腥无比。便不约而同地顺腥味而望，忽见溪中一只大如磨盘的红脖子老鳖，正伸着圆圆的脑袋，瞪着一对小圆眼睛向他们张望。只见那老鳖嘴一张一翕，腥臭味正出于老鳖口中。老夫子不由大怒，顺手摸起溪畔一块大石，向着鳖背砸去，老鳖“哇呀”一声怪叫，本能地将脑袋缩回腹中。老夫子就势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提着老鳖的一条后腿“嗖”地将其摔上岸来。老鳖白腹朝天，四爪乱蹬，但任凭它怎么用力，也翻不过身来。老夫子盛怒之下，脱口而出：“畜生，我要喝你的鳖汤！”说来也巧，附近

正有一口用三块大石支起来的石锅，究竟是自然生成，还是先人所遗不得而知。只见石锅中天然有水，清澈见底，明亮如镜。老夫子便将老鳖扔于石锅中，吩咐老三拣来枯柴烧煮。说来也怪，灶火汹汹，旺烈无比，可石锅中的水一点儿也不见增热，而且愈烧水愈多，慢慢地竟至溢出锅沿来。再看那老鳖，竟在水中畅游，自在无比。老夫子大骇：“此锅泉水，真乃天意也。”便不再烧火，与三儿寻来一块大青石板，将石锅与老鳖一同压于石板之下，口念咒语，以土覆之，立碑为志，上书“锅泉”，并在附近建房居住。本是荒无人烟之地，若干年后，也发展成一个象模象样的村落。此乃民间传说，至于其真伪，已无从考证。

时光流转，明亡清颓，本书故事就从此处开始。

一八九二年冬天。

鲁南山区。

费县界内。

锅泉村。

该村处于费县城西北一山坳内。四周黛山逶迤，拱手联臂。或奇峰突起，直插苍穹；或崖高十丈，陡如斧削；或偃首俯地，卧如静牛。其北山，山颠有一锅状山泉，泉水甜如甘醴，清似碧玉，常流不断，汇成山溪，游蛇一般溜下山来。拥有数十户人家的锅泉村，像一只温顺的青山羊瑟缩匍匐在溪畔。

村北山道上，偶或可见倒毙的尸体和白森森的尸骨。不远处，是一座座的旧坟或新坟，招魂幡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抖动。一群瘦长的饿狗正在山坡上撕咬一具僵尸。破絮飘飞，万物萧条，一派肃杀景象。

突然，从村东不远处的山梁上传来惊呼声：“来马子啦！”

“光棍要进村啦！”

“老少爷们，赶快领着家口躲躲吧！”

“叭！叭！”枪声伴着人们的叫喊声急促地传来。

安静平稳的村庄登时像炸了营，惊慌失措的人们或扶老携幼，或手提包裹，或牵着山羊，争相向北山奔去。

“踏、踏、踏”，疾驰的马蹄声伴着“叮当当”的响铃声由远及近。

村东山梁上冒出一溜人头，瞬间就现出一支马队，向着村子直冲而来。

村北紧靠山坡的一户人家。山石垒成的茅草小屋破败不堪。

三十岁左右的女主人王大脚，挺着大肚子，手挽小包袱，在精瘦如刀削、背微驼的男人刘相云的搀扶下，从屋里出来，一边走一边着急地催促道：“妮她爷，不要管我啦，你快带着两妮子逃命吧。”

“要死就死在一块，你身子正笨，我怎么能扔下你不管了呢。”刘相云一边说着，架着王大脚迈过倒塌的石头墙，向屋后走去。

五六岁的大妮领着二三岁的二妮相跟着爬过院墙来。

一家人来到屋后。刘相云急忙忙从扎成捆的高粱秸中扒出一道空隙，搬开两块薄板石，露出一个洞口来。

刘相云搀扶王大脚艰难地爬进去，两个小女孩也紧跟着爬进去。

刘相云从洞中伸出两手把高粱秸依样放好，一边倒退着，把石板堵在洞口上。

洞内由暗渐明。地上铺着高粱秸、麦草一类的东西，上面压着破棉絮。

一家人屏住呼吸，倾听外面的动静。

村内。身穿杂色服装、衣衫不整的土匪们，正在横冲直撞地四处劫掠。有抓小鸡的，有牵羊的，有赶猪的，有拉人的，有放火的……整个村子乌烟瘴气，一派狼藉景象。

两个土匪来到刘家洞口边，拉起几捆高粱秸，扔到了汹汹燃烧的屋顶上。

洞内。一家人紧紧地偎在一起。两个小女孩懂事地瞪着一双大眼睛，一声不吭。王大脚斜躺在地铺上，两手托着隆起的大肚子，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洞外传来“卖小鸡了”的叫卖声。

刘相云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马子撤走了，我出去看看。”

王大脚一把拉住他，低声地：“你急什么，万一是马子使的坑人计，你不正好上了当吗？”

村内。烟火滚滚。陆续回村的乡亲们正忙忙碌碌地提水灭火。

刘相云搀扶王大脚爬出山洞，让她坐到破屋边的大石头上，自己挑选尚未被大火烧坏的木棒搭到屋墙上，从屋后拉来高粱秸，苫在上面，又抱来山草，在屋内搭起地铺，一家人就算又住下了。

黑夜伴随着寂静一同降临。

后半夜鸡叫二遍的时候，从刘家破屋内发出呢喃声。

“妮她爷。”

“唔。”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唔。”

“你醒醒呀。”

“做梦是常有的事，有什么稀奇的。”刘相云慵懒而又不耐烦地说。

“我做的这个梦还就是稀奇，恐怕不太吉利。”王大脚心事重重，欲言又止。

“噢，说说看。我给你解梦。”刘相云稍稍来了精神，鼓励似地说。

“我梦见我到村东河里洗衣服，脚趾头叫一只红脖子大老鳖咬了一口，我吓得忙喊人，也没有人答应，自己倒是一下子惊醒了。我正怀着孩子，做这样的梦，就怕是不吉利吧？”

“嗯？有这等事？”刘相云也深感意外，本能地坐起来问。

“你还不相信？”王大脚惊恐迷惘地反问。

“嗯。果真如此，那是咱两口子的造化。这来咱家投胎的八成就是老鳖精了。你我夫妻一场，总算也出息了。”刘相云见王大脚着急的样子，不由地面露喜色，“你想，自古及今，王侯将

相，有几个是凡胎造就的呢？老话说得好：青龙白虎老鳖精，托生凡胎必英雄，身逢乱世显本色，驰骋沙场功自成。我早找人掐算过了，头生二生是妮子，这一胎把准是个小子，我儿若果真是老鳖精托生，日后即便不能出将入相，也得出人头地，决不是等闲之辈。只要你我有福气，就不愁享不上荣华富贵。”

王大脚听后一想，是呀，女人怀孩子做这般梦的确实稀奇，看来，孩子果真来路不凡，不由转忧为喜，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

两口子陈谷子烂芝麻地唠叨了好一阵，睡意袭来，不觉又迷迷糊糊地相继睡去。

三星朗照，东方现出鱼肚白。王大脚忽然从梦中醒来，便觉肚痛难忍，疑是胎儿临盆，急忙用脚去蹬刘相云：“妮她爷，妮她爷，快醒醒，我肚子好痛，孩子怕是要来了。”

“啊——我看看。”刘相云正在酣睡，闻听困意顿消。

“你懂啥。快！到西院请二嫂来。”王大脚痛得捂着肚子。

刘相云慌忙扯上衣裳，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西院请本家二嫂为产妇接生。

说时迟，那时快，待刘相云领接生婆回到家里，一个“哇哇”的稚声已在震撼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接生婆一溜小跑着埋怨地说：“生啦，你不早喊我。”

刘相云难为情地：“我哪知有这么快。”

接生婆赶到屋里，急忙俯身看去，只见产妇腿裆里有一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在舞动，一条带血的鸡巴头昂昂地翘着。

接生婆用破棉絮一边擦洗着婴儿，一边对着门外喊道：“他大叔，生了个带巴的，遂了心愿了吧。”

门外，刘相云一听，登时满面春光，跑进屋仔细地察看了婴儿一番，抖着山羊胡情不自禁地道：“哈哈！小子！”

王大脚闻听，睁开疲倦的眼睛，脸上露出宽慰满足的笑容。

及至擦洗出来，细细看去，方才发现此子与众不同。有诗为证：

- 其一 团团脑袋黑红脸，宽阔嘴巴小细眼。
蒜头鼻子老鼠耳，脖颈细长下巴短。
- 其二 圆圆身子赛油篓，天生胸毛两大溜。
恶人自有恶人相，肚脐暴长一奇瘤。
- 其三 罗圈鳖腿出奇短，两股并拢似椭圆。
粗短手指王八爪，生得可憎又可厌。

接生婆拾掇利索，把婴儿放到王大脚身边，叮嘱道：“他大婶子，你躺着好好养养身子，我走了。”

刘相云高兴地将接生婆送出门外。接生婆回头与刘相云道别，转回身来撇了撇嘴，一出门，就自言自语道：“样子像个老鳖精，丑八怪，长大了说不定是个祸害。”

谁料想，此话本出无心，说自无意，居然被她言中。此子二十年后离家为匪，后来就成为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

此子非他，即是本书所要介绍的惯匪巨奸、乱世黑客刘桂堂。这正是：

天降妖魔伏人间，乱世草莽应运生。

第二回 单行孤雁筑归巢

歹心阔少作歹事

读书人爱寻根究源，写书人也就该先交待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欲知刘黑七日后发迹作恶，不可不先知其出身家世。

刘相云世代居住在锅泉村，其先祖究竟是不是当年镇压老鳖精的南蛮子刘老夫子，因家谱失传或根本就没有家谱，故无从考证。但上推三辈，人人都知道刘家是老实巴交、本本分分的庄稼户，忠厚传家，口碑不错。

刘相云幼时父母双在，种有五亩薄田，尚属温饱之家，父母曾送他到私塾念过几天书。

刘相云天赋聪慧，秉性灵敏，学鸡像鸡，扮狗似狗，凡事一学就会，念书过目成诵，又酷爱听说书的，看唱戏，练得一口巧话，在本村也算得上是一个才子。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春天，村子被一伙强人洗劫，爷被打死，娘被掳走，从此杳无音讯。刘相云靠庄邻相帮，变卖薄田，草草殡葬了老爷子。生活无依，他只好到本村老财孙协太家扛活。日子过得是饱了上顿饥下顿。值钱的家当没有，连切菜的家什也没有，只好用镰刀头对着水瓢背切东西。夏秋庄稼成熟时，间或看坡，夜晚为村里打更巡夜，东添西补，胡乱混日；独身一人，无牵无挂，活得倒也惬意。

由于家境贫寒，刘相云三十岁上仍未讨上媳妇。思想起来，不免愁肠萦怀，怅然若失，便于看秋时，兴之所至，拣了一块滑石渣，在山坡梁上写起来：“锅泉村，出才人，出了个才人刘相云，三十岁上没成亲，成亲必定是女人。”一时传为笑谈。

眨眼又是一年。第二年初冬的一天，刘相云穿了件开花棉袄，正在屋门前墙根下捉虱子，这时，来了个讨饭的闺女，进门便叫：“这位大哥，给找点吃的吧。”

刘相云闻声抬头一看：哟，又要饭的。但见这女子：

高挑个，黑面皮，又瘦又黄无精神；本是豆蔻妙龄女，反似阎罗殿下兵。可怜青春逝如水，红颜退去不再回。

那年月，讨饭的整日地成群结队，饿殍遍地，恶狗吃人。刘相云见得多了，也是见怪不怪，就不经意地哈哈笑道：“大妹子，你算是走错门了，我正盘算下顿饭该怎么打发呢。”

“那，就给碗水喝吧。”女子又求道。

“罐里有，自己舀去。”刘相云低下头，仍然神情专注地抓虱子。

讨饭的闺女拿起扣在瓦罐上的破水瓢，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一气喝了下去，然后才停下来，四下打量了一阵问：“大哥，你家嫂子呢？”

“嫂子？哈哈，还在丈母娘家养着哪！”

一句话说得讨饭的闺女红了脸，临出门，又回头瞅了几眼。

刘相云捉着虱子，正寻思方才这女子问话蹊跷，不想那女子又转回来了，进门便说：“大哥，我……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么事，你就说吧。”刘相云漫不经心地应着。

“大哥，我想，你要是没有家口的话，干脆就收下我吧。”讨饭的女子也不含糊。

刘相云全无思想准备，听了不由地一愣，旋即说道：“使不得，使不得，大妹子，你看我穷得骨头架子挑张嘴，一人过日子已够紧巴，再添一口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大哥，你放心，我能养活自己。人早晚总得成个家，以后，我还讨我的饭就是了。”女人自信地说。

“你是哪个庄的？”

“张立庄。”

“你叫什么名字？”

“说了，大哥你可别笑话，因为我自小死了爷娘，跟哥嫂过日子，成天东奔西游，又没缠脚，没起名，人家就顺口叫我王大脚。时间长了，也就成了我的名了。”讨饭的女子红着脸说。

刘相云一边听一边点头，临了，便仔仔细细地端详这女子模样。不料，一细端详，刘相云就不由地暗暗称奇起来。原来，刘

相云右眉毛长得是个平弧柳叶形，而左眉却像一把匕首斜刺上挑；王大脚恰正相反，左眉平弧，右眉上挑。刘相云暗思：世上哪有这等巧事？这莫不就是古人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想想自己也确实该成个家了，年复一年地形影相吊，也不是个法子。祖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门香火还要延续。于是就决意收下这个女子，遂说道：“既然大妹子不嫌弃，那就搬过来吧。”

说是搬过来，一个讨饭的女子还有多少家当可搬？

张立庄在锅泉村南十余里，刘相云伴着王大脚赶回去，告别哥嫂，打了个小包袱就算嫁了过来。有诗为证：

三重茅屋四垣残，光棍蜗居赛神仙。
日里蜘蛛梁头忙，夜间老鼠来作伴。
新妇自踏雏儿床，多年冷屋变洞房。
灶中紫烟随风舞，炕头情话与夜长。
日无金银撑腰杆，夜缺绣被遮鸳鸯。
口嚼糠菜有余味，对卧残席暖心房。

王大脚过门后，连生了两闺女，取名叫大妮二妮。

刘相云夫妻手抱妮子，心盼小子。如今是盼子得子，天遂人愿，不胜欢喜。

王大脚慈爱地望着怀中不停地舞动的小东西，柔情地问：“妮她爷，你看咱给孩子起个什么名？”

刘相云捋着山羊胡子眯着眼慢悠悠地吟道：“嗯。双身梦鳖精，寒门家业兴。小子临门，必是贵人。妮她娘，咱们的好日子快到了，我看孩子就叫‘堂’吧。”

“叫‘堂’好吗？”王大脚温柔地望着丈夫。

“好啊！”刘相云兴奋地说，“‘堂’取‘糖’音，表示咱就要苦尽甜来了。按祖辈排的话，到他这一代，该排到‘桂’字辈了，‘桂’与‘贵’同音，大福大贵，正应到咱这小子的身上，这是天意啊。可见咱这小子是来历不凡前途无量啊！我看长大后就叫‘刘桂堂’吧。”

“行啊，你瞅着怎样合适就怎样叫吧。”王大脚一副知足的样

子。

刘相云当初光棍一人的时候，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颇为艰难，如今又凭空添了四张嘴吃饭，那真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他就是苦日子苦过也凑合不了啦。

又是一年闹春荒，山河破碎，万木凋零。刘相云家的锅底都结了蜘蛛网。

有一天，王大脚对刘相云说：“堂他爷，光靠你，咱家这个无底洞是填满了，我还是拉起棍子来吧，多少讨点，也是个添补。”

“唉！”刘相云长叹了一口气，算是默许了。在这之前，王大脚要重操旧业，他已经阻拦过不知多少次了。

于是，王大脚领着两个闺女，怀抱着两岁左右的刘桂堂，沿街乞讨。她们穿着开花的破棉衣，挎着破竹篮，拎着打狗棍，面色蜡黄，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

刘桂堂三岁时，王大脚又生一子。这真是：添丁添筷添困难，争吃争穿多烦恼。

刘相云愁困之余，略觉宽慰：车到山前必有路，小车不倒只管推。遂长叹一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罢了，多一口人多一份力，说不上这二小子将来也是大有出息的人。来得好，就叫‘志’吧，长大了好为我刘家争气。”

刘桂志又瘦又长，与刘桂堂恰成对比，不知底细者，很难相信他们是一母所生。

穷日子过得倒也快，转眼就是七八年。

这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

王大脚领着十岁的刘桂堂和七岁的刘桂志走村串户讨饭。

破败的街巷里，刘桂志有气无力地拉着王大脚的衣袖说：“娘，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再走吧。”

王大脚劝道：“傻孩子，讨不上吃的，咱会饿死的。”

刘桂堂懂事地说：“娘，你领着弟弟在这里凉快凉快吧，我去讨点吃的。”

王大脚叮嘱道：“你可要小心点，别叫狗咬着。”说完，领着

刘桂志在树荫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刘桂堂挎着破竹篮沿着胡同巷子向前走去。

在一户破门前，刘桂堂停住喊：“好心的婶子大娘，可怜可怜俺，给找点吃的吧。俺弟弟饿得都走不动了。”

屋内走出一位六十多岁、形容枯槁的老太太：“可怜的孩子，你看我一个穷老嬷嬷，能给你什么吃的呢。这年头，保甲里长要，洋鬼子要，教堂里的神甫要，还有马子、光棍的又抢又夺，这里就是一座金山，也经不住他们这样折腾啊。”

老太太一边念叨着，盛给刘桂堂一碗稀粥。

刘桂堂千恩万谢，端着粥回来，高兴地说：“娘，我讨了一碗粥，你快和弟弟喝了吧。”

王大脚心疼地说：“堂啊，你跑了一天了，你先喝两口吧。娘不饿。”

刘桂堂说：“娘，我喝过了，这是给你和弟弟留的。”刘桂堂说着就将碗端到刘桂志面前。

刘桂志接过碗毫不客气地喝起来。

王大脚长叹了一口气。

刘桂堂安慰道：“娘，你别着急，我再去要。”

刘桂堂等刘桂志喝完，拿着碗又来到一座高门大院前，拍着门上的狮子头大门环喊：“婶子大娘行行好，给俺找点吃的吧。”

黑漆大门“吱呀”一声裂开一道缝。门缝里露出一个戴瓜皮帽的小脑袋，两只小眼骨碌碌地转了转，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臭叫花子，快滚！”

刘桂堂低声下气地哀求：“小少爷，行行好……”

黑漆大门敞开，露出一个和刘桂堂年龄差不多的身穿绫罗绸缎的小男孩来，他把眼一瞪，喊道：“呸！小少爷也是你叫的吗？再不快滚，我唤大黄狗来咬死你。”

刘桂堂不甘心地叫道：“小少爷……”

“大黄，上！给他点厉害瞧瞧！”

黑漆大门内“忽”地窜出一条大黄狗，“汪汪汪”地叫着就向刘桂堂扑来。